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

周鯉生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

周鯁生著

百 科 小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史小治政際國近最

著生鯁周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

老副印兼行發

館各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By

Edited by

Y. W. WONG

RECENT HISTORY OF DIPLOMACY

By

S. R. CHOW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

目次

導言·····	一
第一章 最近國際政局變動之關鍵·····	一二
第二章 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之成立·····	二八
第三章 武裝平和·····	四〇
第四章 美國之加入國際政治·····	五四
第五章 歐洲政局及於遠東政局之影響·····	六三
第六章 歐戰與巴黎和議·····	七一
結論·····	七九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

導言

(一)國際政治研究之必要 人類社會中，有許多事變，自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偶然發生的，其實他們都有很深遠的原因。所以論這些事變的原因，可以說有兩種：一種是近因，他一種是遠因。嚴格說起來，近因只可說是那事變的導火線，惟有遠因，纔算是事變真正的原因。尋常的人看事，大抵只看着近因，而不曉得追溯遠因。於是他們看過了事實的真因，對於前後接起的各事變中間，不能求出一個正確的因果關係。那麼，無怪乎他們有見事不明的譏諺，對於許多事情，想圖補救，也不曉得如何找出個適當的方法。現代科學教育發達，比較的受有充分教育的人，纔知道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事物的現象。他們曉得以精確的觀察，澈底的考定事物的真相，推求事物的前因後果。因此，上

面所說的那種誤解事變的原因的毛病，也就可以減少許多。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所以稱做科學的時代，也不一定單是因為科學本體的發達進步，實在可以說是因為科學的方法，廣用於一般事物之觀察考究上。尤其是所謂社會科學，漸次發達，世人把科學的方法，應用到人類社會現象的研究上，因此發見出來的所謂社會律，也就很有實際的效用。因為明白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世人對於社會生活組織上應與應革的事宜，纔有個指針。我們可以說科學的研究，有助於近代的社會改良不少，并且也就是今後社會改造上必經的初步工夫。

但是可惜這種科學的研究之應用，從來多限於一國以內的社會現象上，而對於國際社會的現象，則迄今很少應用此種研究的。一般人以為國際關係，遠不如國內事情之直接於本身有切膚之痛。於是對於本國以外的事情，對於國際生活狀態，視為無關緊要，不肯加意去考究。這樣的疏忽態度，在閉關時代，猶可說無害；到了現代人類交接頻繁，國際生活複雜，社會連帶關係，由國內社會推及於國際社會，那樣的態度，就不對了。平時不研究國際事情，昧於世界大勢，一遇國際關係上有事變發生，莫能窮其原因之所在，總不免把近因看同遠因，誤認事變的導火線為事變的真因。比方

千九百十四年的歐戰發生，表而上起因於奧匈帝國皇儲的暗殺案；究竟這是不是歐戰的眞因哩？恐怕世界上除了極少數精通外事的專門家以外，一般人的眼光，大都不能出最近直接事變的範圍；而於歐戰發生以前數十年來歐洲列強間，不安定的關係，錯綜紛糾的世界政局，真構成戰禍的遠因者，罕有能瞭然於胸中的。這種情形，在歐美教育發達的國家，固然如此，至論到我們中國，那更是不要說了。一般人長此不明國際事情，那麼，不單是他們自身對於甚麼叫做國際關係的改善，甚麼叫做世界平和的建樹，決不能想出個甚麼好的方法，就是別人立出了適當的計畫，也難使他們懂得的，難使他們贊助的。

歐戰結果，世界飽嘗戰禍，豈不是人人都說希望世界長久平和嗎？但是世界平和，不是可以空口說得成的，是要大家設法去組織的。欲立出一個完善的平和組織，那麼，從前破壞平和的原因，和此後保障平和的方法，就要先有個系統的研究。我們屬於人類一分子，爲人類全體謀平和福利，求世界新組織，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一個目的。

再有一層，就是我們要做一個資格完全的國民，也有懂得國際政治的必要。有了歐戰的大教

訓，世界上的人，豈不是都覺得祕密外交很危險？都鄙棄官僚式的外交，爲不能代表國民意志嗎？改革論的人，豈不是說要實行國民外交，要嚴重監督政府的外交政策嗎？但是要實行國民外交，要實行監督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有一個至不可缺的條件：那就是國民必須有外交常識。此處所謂外交常識，並不是說國民要懂得外交的儀式程序，而是說國民對於外交關係對於國際政局，要具有最小限度必要的知識。假使一國國民，始終像以前的樣子，對於外事一點兒也不懂得，又怎麼能講國民外交，怎麼曉得監督政府？就這一層說起來，凡爲國民，平時都應該注意國際政治。所以爲養成國民的外交常識，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二個目的。

再有一層，也是同等重要的。推廣科學研究的範圍，增加人類知識，可以說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個要素。以科學的精神，觀察國際關係事實，推究其因果關係，其所得的結果，不無資於人類知識之增加。社會科學，向來偏重在國內社會生活現象之研究，今當實行擴張其研究範圍於國際社會關係。然則實行擴充社會科學自身之領域，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三個目的。

最後再有一層：就是現今世界交通發達，經濟關係密切，社會連帶相依的關係，不單存在於一

社會以內，並且適用於此一社會與彼一社會相互間；因此國際關係一有變動，動輒直接影響於社會內個人的生活，所以要想個人的生活活動，能設適應國際社會情勢的轉移，就應當平時對於國際關係事情，預有研究。試看歐戰發生以來，我們國內的事業，有好多因戰事興旺的，亦有許多因戰事消沈的；甚至有的人在此數年中，忽而獲利，忽而破產，那豈不是國際事變，影響個人生活的一個好例證麼？可憐的是有許多人，事業忽然興盛，也不明白真因在那裏，事業忽然失敗，也莫知其所以然。這樣盲目的生活活動，聽天由命的主義，是最危險的，是不容生存於二十世紀競爭劇烈的經濟世界的。現今要使個人生活活動能適應世界的情狀，那麼，世界知識，是不可不具有的。所以養成個人生活上必要的世界知識，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四個目的。

研究國際政治的必要，大致已說明白了，我們現在且進而略述現今對於國際政治研究的趨勢。

(二)現今研究國際政治之趨勢 國際事情，也不是從前就全沒有人去研究他。不過研究這些事情的，限於一極有限的範圍中人，他們研究的目的大多注重在職業上的作用，很少出於上面

所說的一般的目的。這個範圍中的人，第一就要算外交家。外交家的職務，在解決對外關係問題，他們因為職業上的必要，自然要通達國際政情。所以各國真有本事的外交家，是沒有平日不考究世界大勢，沒有不留心國際政局的。我說真有本事的外交家，就是把他們和一般平凡的外交官區別。因為論理凡屬做外交官的人，都應該通曉國際關係，但是事實却大不然。在歐美各國外交官中，也有許多單是一個平凡的官僚，對於世界政治的知識，並沒有素養。至若論到我國的一般外交官，那麼，是更不要說了。其次研究國際事情的人，就是在新聞記者階級。把世界政治消息，傳達於社會公衆，本是新聞的一個重要職務。所以在歐美新聞界，就有一小部分的新聞記者們，專以採報批評國際事情爲己任。這些人以職業上的關係，自然平日對於世界政治問題，積有研究。最後再有一個小階級的人，研究國際事情，那就是世界上最少數的熱心平和主義運動之人。這些人抱着世界和平主義，要常常考究國際戰爭的原因和維持世界平和的方法。那麼，國際政治的研究，自然是他們分內的事，實在他們也很能盡他們的本分。從前世人對於國際關係問題，若是偶然能得點真相，大部分就靠着這些熱心家的宣傳。因為外交家的知識是守祕密，是與公衆不相干的；新聞記者的傳達，

又是帶着幾分色彩，不必全係實情的。惟有那些平和主義家，本着世界的眼光，爲公平的觀察，其結果發爲宣傳，比較確實而能得世人信用。最後尚有最少數研究歷史或公法的學者，間亦兼及於國際問題之研究。其研究之結果，發表於世，亦常能啓迪世人，不過其數極少而力量也很小的。

歐戰以後，世人對於國際政治的研究，漸示一個新趨勢。除上面所說的各階級人士以外，國際問題，尙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加入各方面的努力。現在且舉出幾個新事例來說明：第一是國際政治的研究，已入於學府，成爲專科。以前歐美各國大學，並沒有把國際政治當作一個專科研究的。歐戰告終，英國社會，很感國際問題之重要，於是有人捐輸巨款，在蒲利斯托爾大學，特設一「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之講座，聘一有名的國際政治學者主講。這件事在學術界上，確是創舉，也就可以徵現今對於國際政治研究的趨勢。再有一個事例，就是國際政治研究，已有國際的設備。歐戰停止以後，在比利時國都蒲拉塞爾，就有所謂「國際大學」之設立，國際政治的研究，是那大學中的主要科目。這個講學機關的組織，是在聯合各國大學教授招集世界各方面的學生，一堂講演；本國際主義的精神，討論國際一般問題。再有一層，就是素來熱心國際政治的學者，著述家，

對於國際問題，特別組織機關；或刊行雜誌，或刊布叢學。前者之好例，莫如英國戰時刊行的國際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現已停刊）和戰後新刊行的雜誌國際事情（Foreign Affairs）而英國有名的政治學者狄肯生（Lowes Dickinson）主持之下，發刊的國際小叢書（The Swarthmor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就是後者的好例。

就上面所舉的事例看起來，我們可以曉得現今世人對於國際政治的研究，比較歐戰以前情形，大有進步之象。研究的範圍既漸擴張，就是研究的態度，也趨於系統的，研究的方法，也傾向有組織的。我們想到國際政治研究之必要，就曉得現今這樣研究的進步趨勢，也是當然的，并且可惜那進步的程度，尙不能充分滿足我們的期望。

（二）國際政治研究的範圍 對於國際政治，爲系統的研究，本是現今初興不久的一個新傾向。換句話說，國際政治，是一個正待成科的新學科。這個新學科的研究範圍，是尙沒有十分明確的。所以我們於開始研究之先，就要自己劃定一個研究的範圍。

國際政治這個名詞，含義很廣漠。我們把他做研究的題目，本可以有兩樣的解釋。第一個是廣

義的解釋；依這個解釋，凡對於現存各種重要的國際問題，無論其屬於一般的關係，或局部的性質，加以分析的研究，探求解決的方法，都可以說是研究國際政治。換句話說，國際政治一科，就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事情。而在他一方面，則國際政治又可作一個狹義的解釋；依這個解釋，研究國際政治，不是泛論一切現存之國際關係問題，而在研究國際社會連帶相依的關係，求一合理的互利的國際生活之方式。換句話說，國際政治一科，就是研究國際社會組織的原則。由第一個解釋，國際政治研究的對象，是現實的問題；由第二個解釋，國際政治研究的對象，是根本的原則。前者可稱為國際政治別論，後者可稱為國際政治原論。論研究的次序，不妨先從原論入手。因為國際關係上的現實問題，是無限的，而且是複雜的；要去研究他們，若是沒有認定幾個原則作指針，也是尋不出頭緒來的，更且不能下個解決的。世界政治的現象，國際關係的問題，不自全然各別孤立的，而是多少適用「連續之原則」，可求得因果關係的。先求得根本原則，而後應用於實際問題之研究，比較有一定的途徑可依，所得的結果，也許比較多點科學的價值。我們可以說國際政治別論；自有其特殊的目的，并且可以供給國際政治原論的資料；但是國際政治原論，帶有探求政治改造原則之重要使

命，而且做國際政治別論的一種導引，也是急要的。

國際政治的意義及其分類，已經明白，我們現在要定出一個研究的範圍來。籠統說起來，國際政治原論，至少要包括三大部分的研究。第一在追溯近代國際政局的變遷，推求過去各種重大事變的因果關係。第二在討論從來國際生活的方式，研究現在國際政治機關的組織。第三在分別國際政治上之各種理想主義，論其得失。換句話說，就是國際政治之研究，須兼及「已然」(It was)「現然」(It is)和「當然」(It ought to be)之三部。第一部可稱為國際政治之歷史的發達，或簡稱國際政治史；第二部可稱為國際政治之組織；第三部可稱為國際政治之思想。

至若國際政治別論的範圍，是沒有一定的。因為現實的國際問題，起滅無定，研究的對象，也就可以隨時增減。我們但能就目前已有的問題，提出研究，以後遇有新事實發生，可再加在研究的題目中。現在這些問題，已經不少。試舉出幾個重要的例來，如國際和平和運動，國際裁兵計畫，萬國聯盟之改造，俄國政府之承認，德國賠款義務之履行，殖民地之委任統治，以及東歐小協商之組織，近東平和之恢復，埃及之獨立，并其他各項局部的政治問題，都是有分別研究之必要的。每一個問題，可

以自成一個獨立的研究。國際政治別論，儘可以層出不窮，比較國際政治原論，他所要求我們的努力，就更大了。

第一章 近世國際政局變動之關鍵

研究國際關係，不能不以歐洲政局做研究的中心。歐洲的政治，是世界政治的原動力。因為美洲有力的北美合衆國，向來守他那傳習的孟羅主義，不肯直接干涉世界政局。此外各洲的國家，文化武力，多不及歐洲的國家，在國際政治上向來做歐洲政治的目的物，在外交上向來居於被動的地位。所以籠統的說起來，一般國際政局，都是從歐洲政局演成的。歐洲政治一有變動，影響就及於世界四隅。離開歐洲政治，可以說沒有獨立的國際政治之可言。講到國際政局的變遷，當然就要從歐洲的歷史說起。

近百年來，歐洲政治史上有三個極大的事變：第一個是拿破侖戰爭，第二個是德意志之統一，第三個就是上次的歐戰。拿破侖戰爭的結果，支配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歐洲政局。德意志之統一，就是直接逼成歐戰以前四五十年代的國際政局，而與歐戰遠因有密切的關係的。講到近代國際政局